



(上接10月14日A14版)

走到自家楼下，蒋志方抬头看了看，见他家的窗口还亮着灯，没有马上上楼，在楼下停住了脚步。家里亮着灯，表明母亲还没休息。他想在楼下站一会儿，等家里的灯熄灭后他再回家。母亲去找了卫君梅，他今天不想跟母亲说话。

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，又到附近的小花园里转了一圈儿，回到楼下再看，家里还是亮着灯。蒋志方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，夜里11点都多了。整座家属楼上，别人家的灯光都熄灭了，只有他家的灯还亮着。窗口若代表眼睛的话，在寒冷的冬夜，别人的家“眼睛”都闭上了，只有他家的“眼睛”还睁着，明亮地睁着。他家的“眼睛”不是他的“眼睛”，是母亲的“眼睛”。如果他不回家，母亲的“眼睛”有可能一直睁下去。母亲也许在看电视剧，一边看电视剧，一边等他回家。他只好硬着头皮上楼去了。

来到家门口，他没有听见屋里有电视播放的声音，一切静悄悄的。他开门进屋，见母亲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，戴着老花镜，正一针一线纳鞋垫子。矿上在开展“千双平安鞋垫送矿工”活动，动员全矿的职工家属，自愿为井下生产第一线的矿工纳平安鞋垫祝福，每一只鞋垫上都要绣上“平安是福”的字样。这个活动是在母亲的建议下发起来的，母亲当然要带头为矿工纳鞋垫子。

儿子不吃饭，当母亲的当然也吃不下。儿子走后，母亲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，想哭的心都有。母子关系（包括母女关系），恐怕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。通过十月怀胎，母亲给了儿子骨肉，给了儿子血液，也给了儿子呼吸。母子之间的关系是骨肉关系、血脉关系，也是心心相连、气息相通的关系。儿子有什么心事，或儿子生了气，母亲不必问儿子，不必等儿子说出来，只要看一下儿子的脸色，闻一下儿子的呼吸，就可以知道个八九不离十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儿子心里有什么秘密，或做下了什么错事，也别想瞒过母亲。有时当母亲的没有及时、当面给儿子指出来，并不是儿子瞒过了母亲，是母亲尊重儿子的自尊，在给儿子留面子。儿子昨天晚上回来得那么晚，母亲就觉得不对劲。儿子不喜欢打牌，不爱喝酒，朋友也不多，若不是到矿上的俱乐部里看演出或看电影，一般都能按时回家。参加什么活动时，儿子会提前跟她说一声，说下班后干什么干什么，让妈别着急。昨天早上儿子上班走时，没说下班后要干什么，却连晚饭都没回家吃。她想，或许儿子又看电影去了，儿子爱看电影，每有新电影在俱乐部上映，儿子都不愿错过。趁儿子不在家，她一个人吃过晚饭后，就到卫君梅家去了。她估计，等她从卫君梅家回来，儿子差不多也该到家了。可她回家后，见家里还黑着灯，儿子并没有回家。那么她就一边纳鞋垫子，一边等儿子归来。一只鞋垫子已经纳好，她正在往垫面上绣字，她想，等她把平字绣好，儿子就该回来了。可她一笔一画把平字绣好了，绣得横是横，竖是竖，一个点都不少，还不见儿子归来。她看了看挂在客厅墙上的圆盘电子

回来了！母亲跟他说话。  
他低下眼，脱下皮鞋，换上拖鞋，只  
嗯了一下。

外面冷吧？  
他说不冷。他说的是不冷，口气却冷  
冷的。

你今天回来得可是有点晚哪！  
他把羊角型的金属门把手往下按，已  
推门走进自己的卧室，没有再接母亲的  
话。进卧室后，他连灯都没开，回手就把  
门掩上了。他卧室的门是实木木门，  
封闭性能很好，把门一关，室内顿时黑成  
一块，客厅里的灯光一点儿都透不进来。

母亲还在跟他说话。尽管有木门相隔，  
母亲说话的声音

音听来很小，  
蒋志方还是听  
见了，母亲说：  
我给你烧了热  
水，想让你泡脚再睡  
呢！累了就早点睡吧，明  
天还要上班。

蒋志方摸  
黑躺到床上，  
闭上了眼。眼  
睛闭上了，脑  
子闭不上。脑

# 黑白男女

## 第十八章 同情还是爱情（上）

子里很乱，乱得嗡嗡响，理不出一点儿头绪。脑壳子胀得厉害。忽儿胀大，忽儿又缩小了。胀大时，大如斗。缩小时，像一颗皱皮的核桃。他翻过来，掉过去，迟迟不能入睡。

见儿子关上了门，母亲也收了针线，  
闭了灯，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去了。母亲也  
是翻来覆去，迟迟睡不着。

一夜无话。

母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。儿子上早班时，每天七点一刻就要出门。母亲呢，五点就起床了，她要给儿子做早饭。这天早上，她熬的是小米红薯稀饭，馏的是包子，还煎了一个鸡蛋。包子是素包子，里面的馅儿是萝卜丁、豆腐丁和粉条。包子不是从矿街上买来的，是母亲自己发面，自己调馅儿，在家里蒸出来的。儿子在老家时，吃母亲蒸的素馅儿包子吃惯了，口味和胃都留下了记忆。到了矿上，他还是爱吃这一口儿。儿子爱吃什么，母亲就给

他做什么。儿子吃得香，母亲心里就香。儿子吃得甜，母亲心里就欢喜。儿子吃得多，母亲心里就高兴。儿子起床后，刚到卫生间刷牙，洗脸，母亲就对他说：志方，给你熬的小米红薯稀饭，馏的包子，煎的鸡蛋，趁热吃去吧。

蒋志方没有说话。往日里，母亲说给他做了什么，喊他吃饭，他都会高高兴兴地答应，说好的。可他今天没有吭声。

他正在刷牙，牙刷子在嘴里刷得哗啦响，嘴唇嘴角都是白沫子，他有借口不说句话。

那么，他刷完了牙，洗完了脸，总该跟母亲说话了吧？总该去吃早饭了吧？然而，他穿上棉衣，换上皮鞋，不吃不喝，也不说话，竟要出门而去。

这就不正常了，这就反常了！母亲看出来了，儿子这是跟她在赌气，她说：志方，你还没吃早饭呢，吃了饭再走吧，时间还早，上班来得及。

蒋志方不再答理母亲，无论如何说不过去，他说：我今天不太饿，不想吃。

怎么能不吃饭呢，饭是力气，不吃饭干活儿就没力气。人不管跟谁赌气，都不能跟饭赌气。跟饭赌气，就是跟自己赌气。

蒋志方赌气了吗？他不会承认自己在赌气。凡赌气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赌气，不承认自己赌气的人本身就是赌气。他说：我真的不饿，真的不想吃。说罢，只管出门去了。



表，开始绣安。她想等她把安绣好，儿子无论如何也该回来了。然而，直到她把安字也绣完了最后一笔，门外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钞针在嘀嗒嘀嗒地走，母亲的心一点点下沉，儿子今天这是怎么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儿子没在井下干活儿，面临的凶险相对少一些，在平安方面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可是，且慢，凶险不只是矿井下有，可以说无处不在。路上行车如虎，结冰的路面又那么滑，儿子会不会滑倒呢？会不会被车碰着呢？想到这里，母亲心跳加快，有些坐不住了，不行，她要到矿街上去看看。

母亲穿上棉衣，戴上围巾，刚走到门后，她又站下了。这时有一个猜测出现在她的脑际，儿子是不是找卫君梅去了呢？有一次，儿子回家也很晚，问起来，儿子支支吾吾。后来还是郑宝兰告诉母亲，那天晚上，儿子在月光下帮着卫君梅家收玉米去了。既然儿子可以帮着卫君梅家做别的事。一个男的爱上了一个女的，什么事都可以帮女的做。就算不做什么事，他们也愿意到一块儿去。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，母亲还想到，她去找卫君梅，儿子也去找卫君梅，儿子会不会发现她去了卫君梅家呢？要是那样的话，就不好了，有可能会造成

儿子对她的误解。这样想着，她几乎把自己的猜测固定下来，是了是了，定是儿子看见她到卫君梅家里去了，以为她在干涉儿子的恋爱，对她有意见了。不然的话，儿子为什么迟迟不愿回家呢！找儿子不如等儿子，母亲回到沙发上，继续在鞋垫上绣字。

母亲就是母亲，母亲只有一个，不可代替。要不怎么说母亲和儿子心相连、气相通呢，还没见着儿子的面，当母亲的就把儿子的心事猜准了，就把儿子的脉搏摸到了。儿子一回到家，一切得到证实。儿子脸上结了冰霜，儿子的呼吸带了怨气，儿子不愿正眼看她了，儿子不想答理她了，这是多么骇人的一个误会啊！人活一口气，吸是一口气，呼也是一口气。不管是吸气还是呼气，气都看不见，摸不着。但气千变万化，因人而异，因天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情绪而异。同样一个人，有时呼出的是正气、诚气、和气、静气和善良之气，有时呼出的却是邪气、伪气、怨气、躁气和恶毒之气。家里有一个人气不顺，整个家庭的气氛都会受到影响。气不顺的人不一定重脚，摔东打西；不一定咬牙切齿，出言不逊；不一定脸上挂相，阴云密布；也不一定气由鼻出，叹声不露，只要他呼吸，不好的气息就不可避免的会散发出来。不好的气息像是带有病

毒，对正常空气有着极大的杀伤力，不一会儿，不好的气息就会弥漫开来，充满整个房间，波及到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。母亲受到儿子压抑气息的传染，她的心情也沉重起来。母亲的意志是坚强的，对自己的情绪有着超强的控制能力。一般情况下，她都能做到心平气和。可这一次不大一般，儿子的反常情绪使她的心有些倾斜，气也不那么和顺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，请关注10月16日A14版）

